



系列

150
F30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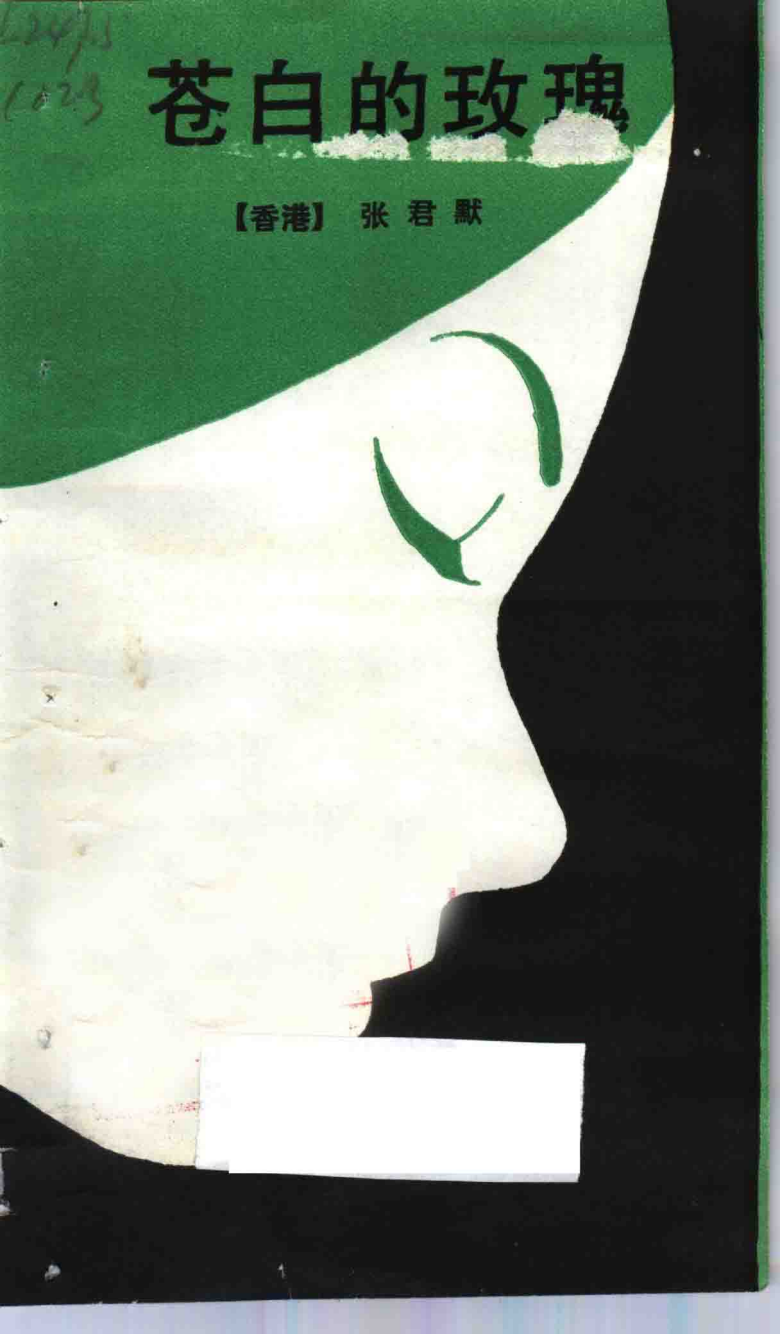
·【香港】张君默·四川文艺出版社

苍白的玫瑰

2473
1023

苍白的玫瑰

【香港】 张 君 默



责任编辑:段百玲

封面设计:马雪梅 马丽丹

版面设计:李 军

书名 苍白的玫瑰

作者 张君默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成都盐道街三号

新华书店经销

攀枝花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89年6月第一版 开本 787×960 1/32

1989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0.75

印数 1—13,200册 字数166千

ISBN7—5411—0370—5/I·345

定价:3.35元

张君默和他的“神探系列”

张君默是香港当代著名的作家。

他的“神探系列”，是香港最新推出的侦探系列小说。

小说出版前，香港数家报纸争相连载；小说出版后，香港电台即将它改编成广播剧播出。读者反应异常热烈。

小说主人公福尔摩，风流倜傥、高大威猛，机智多谋、诙谐幽默，见义勇为、锄强扶弱，是个典型的现代侠客、现代超人。被称之为香港的福尔摩斯，香港的007。

小说内容植根于耳濡目染的香港现实生活之中：有富人的风流韵事，市民的男欢女爱；黑社会的险恶，邪教徒的欺骗；高级的夜总会、俱乐部，

先进的窃听器、传呼机……小说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香港社会光怪陆离的一个个侧面。

小说故事曲折离奇，情节紧张惊险，伏笔重重，悬念莫测，高潮迭起，案中案，非卒读全篇难以知结果。

小说充满着浓郁的香港地方色彩，龙的传人读来倍感亲切、痛快。

关于福尔摩（前言）

在这套书的前头，要告诉读者的是，书中的故事，是以香港这个特异环境为背境，现实生活为基础的。至于主角福尔摩，则是我企图塑造的一个现代都市的超人，他侠义、勇猛、人道、狡黠和聪明，行走于上中下层社会之中，光怪陆离的人性与社会现象，都在他的老式放大镜与尖端咨询下无所遁形。

这个人是英国作家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的信徒，因此隐去自己的身份与名姓，称自己为福尔摩。笔者年来以文字记述他处理过的案件，也记述他这个人的怪异行藏，可是即使运笔如飞，多时都不能把他驾驭，如今只能把他的案件述说一二。

张君默 于香港

一九八八年六月三日

目 录

天堂鸟.....	1
苍白的玫瑰.....	88
赶尽杀绝.....	185
兄妹情深.....	285

天堂鸟

我飞了一百年，才飞到这个天堂；

我许愿一百年，才做了一只小鸟

.....

福尔摩把事务所迁进一幢装设了玻璃幕墙的新式商业大厦中，那是珠宝商张达生的物业，划出一个五百方英尺的单位，以十分特惠的租金租给他，以示投桃报李。

他其实不大习惯于在这样高度现代化的大楼中设事务所，可是原先的事务所所在地，只能令他引起一些伤心的回忆，二来，又是为了受托于监护张华生的原故，也好改变一下工作环境，不用老是与那些有黑社会背景的私家侦探社挤在一起，所谓同行如敌国，时常受到骚扰与仇视。

新办事处安顿好，只有他一个人。他听罢一段录音带，无聊地把双脚搁在办公桌上，靠在大班椅上抽烟斗。张华生推开玻璃门走进来，一迭连

声叫道：“福哥，福哥！”

福尔摩抬眼看时，只见转进办公室来的张华生，一身雪白的运动装，脚下穿着一双网球鞋，挂在腋下的一只又长又大旅行袋里，翘出一支网球拍的漂亮柄子。

他兴奋地告诉福尔摩说，刚才在维园网球场与人作赛，连赢了两场，对方不服气，说好了下个星期六再打一场，届时必要福尔摩去看看，也落场与他打打网球。

福尔摩听着他的说话，脑子却在转着一些问题。张华生是个聪明孩子，便坐在他跟前，改转了话题，关心地问：

“办完了张玛莉委托的那件案，你很不开心是不是？”

“有一点，”福尔摩吸着烟斗，用深思的目光盯住他，看见这十八岁孩子长得一身英气，脸庞俊朗，剪得很短的头发，每一根都闪耀着青春的生命力，不觉联想起彼得庄的形貌，冲口便说：

“华生，你知道我最不喜欢男人做什么事情吗？”

张华生被问得愣住。他这话，多么没头没脑！

“不知道。”他疑惑地摇摇头。

“唔，你不知道，我就告诉你，我最不喜欢男人搞同性恋！”

张华生听得笑起来：“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件事呢？”

福尔摩也觉得自己的话说得突兀，便解释：“不过是有感而发罢了！因为男女相恋相交，这是天地的契合，是正常的，一旦同性相恋相交，就是不正常，令人想想也感到恶心！”

“哈，我知道了，”张华生恍然说，“你是由于看见杨石坤跟彼得庄搞同性恋！真是反常！”

福尔摩把烟斗往烟灰缸叩得叮叮响，分析说：“同性恋有两类情况，一类是强烈的先天倾向，那是病态，无药可治，另外是先天倾向不那么强烈，如果生活的环境中沒有引诱，或是通过传统伦理观念和理智去加以压制，也可以不用行为去显示出来。

“另一类，则是根本没有先天同性恋倾向，只不过是受了坏风气或坏引诱所影响，贪玩和好奇，就像吸烟一样，一旦沾染上了这种习惯，成瘾之后就无法自拔，这是最无辜的一类，但是看看今日社会，这类型的同性恋者实在不少。”

张华生听得眨巴着眼睛，说道：“我听明白

了，可是就不明白你为什么忽然分析起他们来？噢！你是对张玛莉委托的那件案，仍然心有不甘？”

“哈，你说对了，华生！”

福尔摩兴奋地拍打一下桌子，指着录音机，“我刚才在覆听这卷录音带，就是窃听杨石坤跟彼得庄在006俱乐部房间对话的那一卷，我觉得这件案并不是完结，而是才在展开！”

张华生盯着他问：“你不是已经给张玛莉终止了委托吗？”

“是的，委托是终止了，可是我这人好管闲事，不想看见一宗谋杀案会发生！”

张华生给吓呆了，傻瞪着眼。

“被谋杀的会是谁呢？”

“不知道。你知道那个叫做天娜的年轻女郎吗？”

张华生当然知道她是谁，便是彼得庄的女朋友，体态修长性感，像个邦女郎，那天必定是给说服了，在张玛莉面前扮演了杨石坤的情人，让张玛莉的疑团获得“证实”，她丈夫杨石坤便可以顺理成章提出分居。

“你去报警了吧？”

“报警？”福尔摩苦笑一下，“你以为警方会

理会这种未发生的谋杀案？他们只会当笑话去听！何况，这只是我的第六感——啊，或者说是一种推理吧！”

“那么，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事呢？”

“听着，华生，我们现在要做的，便是全力制止这件谋杀案的发生，比发生了命案之后再去追查凶手，要省力气一些。”

张华生听得大感刺激，一时热血喷张地答应道：“福哥，我跟定你了，你要我做什么，吩咐就是！”

福尔摩走到他身边，和悦地拍拍他的肩背，往自己的身边用力搂抱一下，说：

“我再让你玩这一次，之后你便要听我的安排，好好回到学校去读书，暑假便去参加外展训练，然后我带你去拜一位搏击师傅，接着要去英国读犯罪学，接受基本电子电脑训练，学习使用武器……”

张华生听得笑起来问：“你要我做史泰龙？”

“不单是做史泰龙这种有勇无谋的老粗，还要做占士邦007，又是当年福尔摩斯身边的华生，懂得医学，更识得现代的科学鉴证。总之，你将来应该像个超人，你的头脑，给与你勇气与智谋，你愿意做个这样出众的人吗？”

“我发誓，”张华生严肃地起立，“我愿意！”

“好小子！”福尔摩用力向他背上一拍，“我知道你不会令我失望！好了，我们现在开始工作，要与死神竞跑！”

华生听得傻了眼。

这一晚，福尔摩带汪海兰到富豪夜总会去玩，汪海兰穿一套仙奴黑白相间晚装，披一件卷袖红白大花图案外衣，步态妙曼，恍如时装模特儿。

福尔摩邀她一杯小香槟，十分欣赏地说：“你今晚真漂亮迷人！”

“谢谢。”汪海兰说：“不过，我知道你发现了一位更迷人的女郎。”

“哦，是谁呢？”

汪海兰往台上翘一下下巴，娇俏地抿嘴一笑。
“的确很迷人，是不是？”

那是天娜，穿着银光闪闪的衣裤，裸露了一边肩膀，衣领垂至小腰，在红色蓝色变幻不停的射灯下，正在唱一首又浪漫又劲的热门歌曲，一边唱一边扭动腰肢，抖动下身，做出种种挑逗的姿态。

福尔摩看得有点发呆。

唱完一曲，在掌声中，天娜轻快地来到舞池边一张圆台旁边，那里正坐着两个男人。两个人福尔摩都认得，一个是老板杨石坤，一个是彼得庄。

杨石坤很有风度，以几下掌声迎她入座：“天娜，你很动人！”

天娜嫣然一笑，把两条裸露的手臂交叠在桌子上，“是吗？谢谢你们今晚来捧场！事情都办好了吧？”

“办好了，谢谢你的帮忙，你很有演戏天才，我太太半点也没有怀疑。”

“这就好了，我该功成身退了！”她睨一眼彼得庄，目光有点不屑的样子，“彼得，你说是吗？”

彼得庄不尴不尬地点点头。

杨石坤从钱夹中取出一张支票，放到她跟前，在她还未伸手去取时问道：“你答应过的事——”

“我当然会照做，我离开香港就是！”

“那好！这里有些朋友，我们就像一对情人般走出夜总会，然后分手。”

三个人一起走出夜总会，便看见一辆红色宝马跑车停在对面马路边。

彼得庄认得那是菲腊的车，只见天娜像只轻快的鸟儿，投向菲腊的怀里，送上一个热吻，使他满心不是滋味。

跑车发动的时候，天娜快乐地向他们这边挥手。这时司机成早把一辆大平治开到他们身边，拉开车门让他们上车。杨石坤吩咐道：

“阿成，开去006。”

在车上，杨石坤握着彼得庄的手，有点心事重重。

彼得庄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，把头靠到他的肩上。

福尔摩的小福士，紧紧盯在红色跑车后面，无论它开得多么快，总可以保持在五百码的距离内。

他把无线电扭开，便听得一对男女在对话，先是听得一下女子的吻声，接着是一串银铃般的笑：“菲腊，你看过一张这么多零的支票吗？”

“没看过，哈哈，真是一大串！”那是菲腊的声音。

“五百万元呀，那个基佬，真慷慨！”

“他为了要面子！阔人的心理，难道我还摸不准？”是菲腊的声音。

“菲腊，你真聪明，真可爱，要不是你，我

才不敢提出这个数目！现在真开心，你看，我们该怎样花呢？”

“先让我换一辆法拉利跑车，这辆宝马太旧一点，常常给人家拿来作笑柄！”

“法拉利很贵的吧？”天娜问。

“不贵，有个朋友让出来，玩了半年不到的车，七十几万元就肯让给我，是半卖半送！”

“我还以为你会把这辆宝马卖了便算，我们一起去纽约——”

“去纽约干吗？”

“我答应过他，要离开香港的！”天娜回答。

“哈哈，傻瓜！香港这么好玩！你说说，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比香港更好玩？傻瓜才会离开！”菲腊一派不以为然的语气。

汪海兰坐在驾驶座旁边，听着无线电传来的对话，不免有点疑惑，便问身边的福尔摩：“这是前边那辆跑车里的人的对话？”

福尔摩笑起来：“难道你以为 是电台播音节目？”

“啊，刚才那个杨老板给那个女歌手的支票，开出了五百万元？”

“唉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”福尔摩有点感

喟，“大财到手，也不一定是好事情！”

“你是说他们？”

福尔摩没有回答，仍在开车，生怕给前面那辆红色跑车跑掉。

“你老是跟着他们做什么？”汪海兰忍不住又问。

“看看他们去那里，然后送你回家。”

“如果我不急于要回家呢？——”

福尔摩忽然把车子推了一个急弯，差点没跟另外一辆车撞上，听得对方的驾车人在背后骂粗话。

待重新盯上了红色跑车，福尔摩吁了口气，自嘲地说：“用七六年福士小房车追八五年的宝马跑车，真是力不从心！等他换了八七年法拉利，就更休想追得上！”

汪海兰笑起来说：“好不好我也找个大老板，叫他开给我一张五百万元支票，任由你买一辆漂亮跑车？”

福尔摩正待答话，可是发觉跑车不见了，惶急地到处找。忽然听得背后响起一阵自远而近的音爆，汪海兰扭头一看，惊异得叫了起来：

“你快看，那辆跑车怎么会在我们后面？”

福尔摩望一下反射镜，也觉得突兀。正在不